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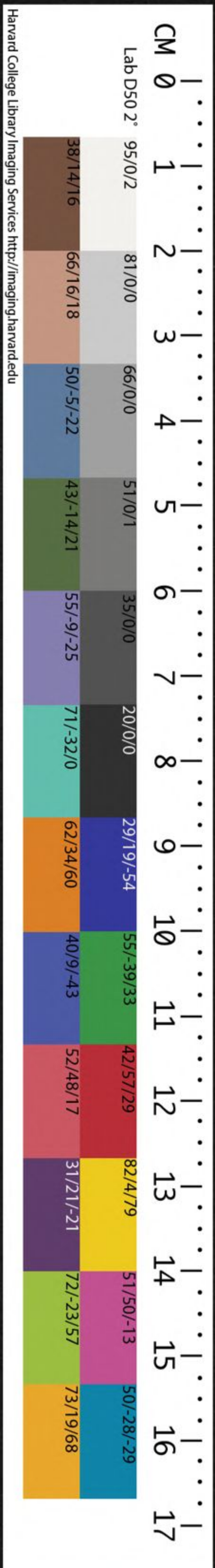
T 2516/7928(40)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140

卷之五
共四十八
七



史緯卷二百八十五

宋史六十八

列傳

叛臣

張邦昌東光人舉進士累官中書侍郎欽宗卽位拜少宰金人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爲質于金以求成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乃要欽宗御批無變割地議不許又請以璽書付河北亦不許姚平仲夜斫金營幹離不怒責邦昌邦昌對以非朝廷意進太宰康王還金人復質肅王以行命邦昌爲河北割地使粘罕兵復來侵言者劾邦昌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秦乃能
如此

私敵社稷之賊，黜爲中太一宮使，罷割地議。其冬，金人陷京師。明年春，吳玠、莫儔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爲人主者，備禮冊命，留守孫傅等不奉命，表請立趙氏。金人不許，復遣玠、儔迫劫傅等，召百官雜議。衆莫敢言，相視久之，計無所出。將舉在軍前者一人應命，適員外郎宋齊愈自金營至，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書「張邦昌」三字，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傅、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留守王時雍集百官于祕書省，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中丞秦檜不書，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當上皇時，黨附權姦，盡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人怒，執

邦昌入居
祕書省欲
引決詳也

之，玠、儔持狀赴軍前，邦昌入居尙書省。金人趣勸進，邦昌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耶？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卽僞位，國號大楚，升文德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拜，邦昌東面拱立，宣贊舍人吳革耻事異姓，率內親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謀舉義。范瓊詐與合謀，襲革等盡殺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愁慘，邦昌亦變色。唯時雍、玠、儔等欣舞，以爲有佐命功。邦昌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尙書省，玠、儔同知樞密院事，儔權僉書樞密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見百官稱予手詔曰：「予書獨時雍言事，邦昌前稱臣啓陛。」

下勸邦昌坐紫宸殿，好問爭之乃止。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金人將退師，邦昌詣金營，祖別服，柶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悉如常儀。士庶觀者無不感愴。二帝北遷，邦昌率百官遙辭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金師既還，邦昌降手書赦天下，呂好問謂邦昌曰：「人情歸公者，劫於金人之威耳。金人既去，能長有今日乎？」康王居外久，衆所歸心，爲今計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邦昌從之。王時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已。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弗聽。乃冊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蔣師會齋書於康王，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權

宜以紓國難也。敢有他乎？王以書報之。邦昌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寶，復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中外大說。太后御內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東京。旣而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卽皇帝位，相李綱徙邦昌太保，封同安郡王。綱極論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攘之以爲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旣退，方降赦以收恩，宜肆諸市朝，以爲亂臣賊子之戒。黃潛善左右之，綱又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目爲故天子哉？乃責潭州安置。初，邦昌僭居內庭，華國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厚

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并誅時雍。李氏杖脊，配車營務，秉哲、开、儔各遠竄，瓊後下獄誅。

劉豫，阜城人，少無行，嘗盜同舍生白金，孟紗衣，後登第，拜殿中侍御史。言者發其宿醜，徽宗詔勿問。除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寓儀真。建炎二年，中書侍郎張慤薦知濟南府，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惡之，不許。豫忿而去，金人攻濟南，遣人說豫，豫殺守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

不從。豫縋城出降，三年，兀朮徙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節制大名、開德、濮、濱、博、棣、德、滄等州。以子麟知濟南府。四年，金人冊豫為帝，國號齊，都大名府。奉金正朔，以張孝純為丞相，冊其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錢氏宣和內人也。習宮掖事，豫欲有所取，則故立之，改元阜昌。招知楚州趙立，立斬其使，復遣立故人劉偲誘之，立曰：「我知有君父，不知有故人，燒殺偲。」豫大索宋宗室，承務郎闞琦匿之，豫杖死琦。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豫書，乞歸宋朝，豫殺之。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宋逋逃，金人既立豫，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恐兩河民之陷沒者，逃歸于豫，下令大索，或轉鬻諸蕃，或繫

金人狡詐
初便防豫

送雲中十月豫遣將王世冲寇廬州守臣王亨斬之偽知海州薛安靖以州來歸二年豫遷都汴奉祖考于宋太廟是日暴風屋瓦皆震士民大恐豫與民約曰自今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麟籍鄉兵十餘萬爲皇子府十三軍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直徽猷閣凌唐佐尙書郎李巨疏豫虛實蠟書以聞事泄豫殺之襄陽鎮撫使李橫敗豫兵於楊石三年李橫破潁順軍僞守蘭和降復潁昌府豫求援于金人兀朮赴之豫將李成率師二萬逆戰於牟駝岡橫敗績潁昌復陷四月陷虢州明州守將徐文以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人浮海降豫言沿海無備

二浙可襲取豫大喜以文知萊州益海艦俾寇通泰十月賊將李成陷鄧州又陷襄陽知隨州李道棄城走陷郢州守臣李簡遁賊將王彥先引兵至壽春將窺江南劉光世駐軍建康扼馬家渡遣酈瓊駐無爲軍爲濠壽聲援賊乃還金人遣李永壽王翊來聘請畫江爲界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者監廣州鹽稅吳伸上書請討豫謂金人雖彊實不足慮賊豫雖微實爲可憂今敵使在廷宜揚許而陰圖之乘其不疑可一戰擒也四年熙河路總管關師古與豫戰于左要嶺敗績遂降之洮岷之地盡歸豫矣五月知壽春府羅興叛降豫制置使岳飛復襄陽又復唐隨鄧州九月豫遣子麟入寇及

金宗輔撻辣兀术分道南侵，步兵自楚承進，騎兵由泗趨徐。朝廷震恐，或勸帝他幸。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張浚曰：「避將安之？」遂決意親征。麟與金人分道度淮，楚州守樊序棄城走。詔劉光世移軍建康，韓世忠戰於大儀，弇元戰於承州，皆捷。帝發臨安，下詔討豫，始暴豫惡，士氣大振。欲濟江決戰，趙鼎曰：「退固不可，渡江亦非策。」豫猶不親來，至尊豈可與逆？雖決勝負，王師晟張琦合兵復壽春府。十二月，岳飛遣將牛皐敗金人於廬州，金人退。麟棄輜重宵遁。五年，豫將商元攻信陽軍，知軍事舒繼明死之。豫廢明堂為講武殿，暴風晦冥，累日。八月，陷光州。豫聞帝親征，告急於金主，直領三省。

且此始暴
豫罪不亦
甚乎

事宗磐曰：「先帝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從之則豫收其利，而我受其敝。金主遣兀术提兵黎陽以觀釁，豫籍民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總中路兵，由壽春犯廬州，猺率東路兵出渦口，犯定遠。孔彥舟統西兵趨光州，寇六安，猺兵阻韓世忠不得前。麟兵從淮西，繫三浮橋以濟，賊衆十萬，次濠壽安。撫使張俊拒戰，詔殿帥楊沂中至泗州與俊合。劉光世棄合肥，張浚遣人馳諭光世曰：「敢濟者斬。」光世不得已，還廬州。統制王德鄴瓊出安豐，遇賊敗之。猺衆過定遠，欲趨宣化，犯建康。沂中遇之于藕塘，大破之。猺遁，麟亦拔砦走。金人聞麟等

敗詰豫罪狀始有廢豫意矣。豫請立麟爲太子以覘其意。金人曰：徐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遺民日望王師。七年，帝進駐建康。八月，統制酈瓊執呂祉，以兵三萬叛降豫，勸豫入寇。豫復乞師金人，且言瓊欲自效，金人恐豫兵衆難制，乃佯言瓊降，恐詐命散其兵。金人欲廢豫，而豫日請兵，遂以束拔爲左都監，屯太原。大捷不也，爲右都監。屯河間，於是尙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十一月，詔廢豫爲蜀王，遣撻辣兀木僞稱南侵，至汴，給麟出麾騎擒之，因馳至城中。豫方射講武殿，兀木從三騎突入，下馬執其手，偕至宣德門，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翼日，集百官宣詔責

豫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問巷間，揚言曰：自今不僉汝爲軍，不取汝免行錢爲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人心稍安。置行臺尙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爲汴京留守，諸軍悉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斛，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撻辣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焚頂，然臂號泣之聲聞於遠邇。今汝廢無一人憐汝者，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迫之行，併其子麟徙於臨潢。封豫爲曹王，賜田以居之。紹興十三年死。金皇統三年也。豫僭號凡八年，先是數見怪異，有龍撼宣德門，滅宣德二字，有

星隕于原鎮，識者謂禍不出百日，豫怒殺之，未幾果廢。苗傅，上黨人，隆祐太后南渡，爲統制官，以千人扈衛駐杭州。劉正彥不知何許人，以朝請郎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三年上幸杭州，時諸大將分守要害，獨傅扈衛。王淵裝大船十數，自揚州來，杭人曰：船所載皆淵平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內侍省押班康履用事，威福由己，其徒斂民居肆爲暴橫，傅等恨之。其黨張達謂諸軍曰：今殺淵取其財，殺內侍洩吾憤，朝廷豈能徧罪哉。三月，拜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躡躑樞筦衆謂薦由內侍，傅自負宿將疾淵驟貴，正彥亦怨淵，檄取其兵，於是與張達、王世修、王鈞、甫、馬柔吉等謀作亂，部分既

定，給淵以臨安縣有盜，欲使淵出兵於外。康履得黃卷小文，書有兩統制作田金字署卷末，田乃苗、金乃劉也，以告淵。淵伏兵天竺，賊黨亦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殺淵，圍康履第，分捕內官，凡無須者盡殺之。引兵犯闕，中軍統制吳湛守宮門，潛與傅通，引其黨入，奏曰：苗傅不負國，止爲天下除害。知杭州康允之聞變，率從官扣闕請帝御樓，百官皆從。殿帥王元大呼聖駕來，傅見黃屋猶山呼而拜，帝憑闌呼二賊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功者不賞，私內侍者卽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善康履得除樞密，臣立功多，止作遙郡。

團練已斬淵首更乞斬康履藍珪曾擇以謝三軍帝諭以當
流海島可率軍士歸營已除傅都統制正彥副都統制矣賊
不退曰欲遷官第須控兩疋馬與內侍何必至此帝問百官
計安出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曰禍由中官不悉除
之禍未已也帝曰朕左右可無給使耶軍器監葉宗諤曰陛
下何惜一康履遂命吳湛捕履得於清漏閣承塵中傅卽樓
下腰斬履猶肆惡言謂帝不當卽大位淵聖來歸何以處之
帝使朱勝非繼樓下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
與金議和帝許諾卽下詔請太后垂簾賊聞詔不拜曰自有
皇太子可立張遼曰今日之事當爲百姓社稷計帝謂勝非

曰朕當退避須太后至時寒甚門無簾幃帝坐一竹椅太后
將至起立楹側太后下肩輿立樓前二賊拜曰今日百姓無
辜肝腦塗地望太后主張太后曰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
祖宗法童貫起邊釁所以致金人之禍今皇帝仁孝無失德
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已加竄逐統制獨不知邪傅曰臣
等定議必欲立皇子后曰今強敵在外使吾一婦人抱三歲
兒何以令天下正彥號泣固請因呼其衆曰太后旣不允吾
當受戮遂作解衣狀后諭止之傅曰事久不決恐三軍生變
顧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勝非不能荅適顏岐至自帝前奏
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從傅請矣乞太后宣諭太后

猶不許，傅等語益不遜。太后還入門，帝遣人請禪位，勝非泣請下死。二凶帝密謂曰：「當爲後圖，事不成，死未晚。」勝非曰：「賊腹心王鈞甫，語臣曰：『二將忠有餘，學不足，此可爲後圖。』」帝出居顯忠寺，太后垂簾降赦，號帝爲睿聖皇帝，以顯忠寺爲睿聖宮，留內侍十五人，餘悉編置。赦至平江府，張浚不拜，江寧制置呂頤浩遺浚書約舉兵，前軍統制張俊至平江，浚論以起兵，俊泣奉命。勝非奏垂簾當二臣同對，今屬時艱，乞許獨對，恐賊疑，乃日引其徒一人與俱。傅入對，后勞勉之，賊喜不疑，故宰執入對，得謀復辟。勝非深結王世修，傅欲改元正彥，欲遷都建康。太后謂勝非曰：「二事如俱不允，恐賊有他變，乃

改元明受，張浚遺書二凶，獎其忠義，以慰安之。百官朝睿聖宮，以傅爲武當軍節度使，張浚遣進士馮轡赴行在，請帝親總要務，復抵書王鈞甫等宜早反正，以解天下之惑。浚檄呂頤浩、劉光世等會平江，傅以堂帖趣張浚赴秦州，命趙哲領浚軍，哲不從。改命陳思恭，思恭亦不從。賊以王彥爲御營司統制，御史中丞鄭慤面折二凶，彥佯狂致仕。辛道宗謂張浚曰：「賊萬一邀駕入河，何以爲計？」浚乃聲言防遏海寇，令道宗措置海船以防賊。太后貶曾，擇藍珪于嶺南，傅追斬擇。賊欲以所部代禁衛，守睿聖宮，又欲邀帝幸徽越，勝非論止之。馮轡說二凶反正，傅按劍暝目視轡，正彥解之曰：「須張侍郎來。」

乃可遣趙休與韓招浚韓世忠至平江欲進兵浚曰已遣馮
韓誘賊矣投鼠忌器不可太亟賊遣張彥王德聲言防淮德
伺彥醉并其軍歸光世彥爲人所殺世忠發平江馮韓至浚
復遣入責賊以大義論以禍福傅等初聞浚集兵未之信及
得浚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詔責浚郴州安置鄭慤密遣人
告浚宜持重緩進賊當自遁賊遣苗瑀馬柔吉將赤心隊駐
臨平以拒勒王之師浚得謫命恐將士解體給以趣召之詔
賊聞勒王之兵大集招馮韓勝非議復辟張浚劉光世發平
江賊遣兵二千屯湖州小林願浩浚以大兵發平江詔以浚
知樞密院事勝非召二凶至都堂率百官上表請復辟夏四

鐵券何用

月朔帝還宮都人大說帝御前殿尊太后曰隆祐皇太后立
嗣君爲皇太子復建炎號願浩浚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兵
阻河韓世忠率先鋒力戰俊光世乘之翊敗走勒王兵進北
關二凶詣都堂取所賜鐵券引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遁願
浩浚引勒王兵入城世忠執王世修以屬吏斬吳湛時希孟
編管吉陽軍傅等至白沙渡所過燔橋以阻官軍犯壽昌縣
黥民充軍犯衢州守臣胡唐老郤之詔以世忠爲江浙制置
使追討世忠發杭州賊無張翼斬鈞甫及柔吉以降賊寇浦
城縣夾溪而屯據險設伏以邀官軍統制官馬彥博死之賊
乘勝犯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揮兵直前正彥墮馬禽之賊將

江池禽苗翊降衆悉解甲張達收餘兵入崇安喬仲福追殺之傅棄軍變姓名夜遁建陽土豪詹標執送世忠檻車赴行在軍還傅正彥磔于建康市張達苗瑀已前死詔釋餘黨杜充相人也登進士第知滄州金人南侵郡中僑寓多燕人充慮爲內應盡殺之建炎二年宗澤卒充代爲東京留守初澤要結豪傑充短於撫御兩河忠義之士多引去三年拜同平章事御營使時諸路各擁重兵率驕蹇不用命張浚方白事謁未入浚遽前充怒戮其使高宗將幸西浙命韓世忠屯太平王瓌屯常州以充爲宣撫使留建康使盡護諸將光世世忠憚充嚴急不樂屬充詔移光世江州世忠當州充日事

誅殺無制敵之方金人規江充遣裨將王民張超分守諸渡乘高據岸以神臂弓射卻之金人復逼礮砂以輕舟薄南岸官軍奮擊或沉其舟一日金人對江列陣而佯退衆信之守益懈敵諜知無備夜乘數十舟橫江直濟衆不能禦敵遂登岸充亟命統制官陳淬領諸裨校合二萬人邀擊於馬家渡淬戰没王瓌引兵遁金人陷建康充渡江保真州居長蘆寺知州向子恣勸充由通泰入浙欲與偕行充畜異志不聽充與凌唐佐善唐佐以南京降金以書招之完顏宗弼遣人說充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降高宗徙其三子及壻於廣州金人以充知相州充猜阻與同列不協其副

胡景山誣充陰通朝廷粘罕下充吏炮掠備至不服釋之紹興十一年充死

吳曦璘之孫也累官太尉韓侂胄謀開邊曦潛畜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樞密何澹覺其意力沮之陳自強納曦厚賂陰贊侂胄遂除曦利州西路安撫使從政郎朱不棄上侂胄書謂曦不可主西師不答曦至鎮譖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兵權悉歸於曦開禧二年朝廷議出師詔曦爲四川宣撫副使便宜行事侂胄以總計隸宣司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於曦曦陰遣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爲蜀王侂胄日夜望曦進兵曦陽爲持重

按兵河池潛爲金人地以困王師正使程松至曦不庭叅松不敢詰曦摘取松衛兵松不悟金人犯西和王喜魯翼拒之戰方急曦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乃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送欵于金將士未之知猶力戰敵人竊笑之曦退壁魚關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大散關曦撤驀關之戍金由版閘谷遶出思後思遁遂陷大散關曦退屯且口舉人陳國飾上書言曦必叛侂胄不聽十二月金遣吳端持詔書金印封曦蜀王曦密受之還興州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衆失色王翼楊駿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卽詣甲仗庫集兵

將語故皆稱賀聽命曦遣褚青爲統制趨益昌敘總領所倉庫程松棄興元去三年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曦乘黃屋左纛僭王位于興州卽治所爲行宮稱元年使人告其伯母趙氏趙氏怒絕之叔母劉氏晝夜號泣罵不絕口曦扶出之曦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將徙居之曦所統軍七萬併程松軍三萬分隸十統帥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遣祿祁等至夔扼巫山得勝羅護等砦以退王師侂冑聞曦反不知所爲或勸不如因封之侂冑從之曦從弟晁勸曦宜收用名士以係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塗其目楊震仲飲藥卒皆不受僞命薛九

齡楊巨源李好義好古李貴等與隨軍轉運安丙共謀誅曦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率勇敢七十人斧門以入李貴卽曦室斬之丙收其二子及叔父柄弟晬晁姚淮源等皆誅之函曦首獻于朝詔曦妻子處死吳璘子孫並徙出蜀吳玠子孫免連坐通主璘祀

李全濰州人號李鐵槍元兵破中都金主竄汴楊安兒與舅劉全掠莒密元兵退金遣完顏霆爲山東行省討之安兒死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收潰卒萬餘稱姑姑全以其衆附楊氏通焉遂嫁之崔與之安撫淮東全以五千人來附授京東總管金人圍淮西帥司調全援盱眙大捷進達州刺史楊氏

史名妙

封令人金元帥張林欲以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棗寧海濟十
二州歸宋而未能達會全還濰州上冢知林意乃輕兵至城
下陳國家威德勸林歸附林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林相見
甚歡置酒結爲兄弟奉十二州版籍以歸全附表有云舉諸
七十城之全齊歸我三百年之舊主馮均所作也授林京東
安撫進全京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爲統制屯楚州後林
與全有隙歸元嘉定十三年趙拱諭京東嚴實請舉魏博等
州來歸拱再往諭全請行拱謂全曰將軍提兵度河不用而
歸非武也可乘勢取東平全襲之時大暑州城阻水矢石不
能及全夾汶水而軍中通浮梁來往金人夜決汶水浮梁斷

何不以楊
國棟子當
之

全首尾幾絕詰旦金兵奄至全帥騎赴之殺數人逐北抵山
谷有龍虎上將軍貫銀甲揮長槊盛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
馳槍突鬪會諸將至拔全以出精銳喪失大半龍虎上將軍
者東平副帥幹不搭女將者劉節使女也全歸楚州初制置
賈涉屯鎮江分帳前忠義五千屯城西五千屯淮陰全忌之
每燕戲下并召帳前將校帳前願隸之然未能合也十六年
丘壽邁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
一納諸朝一申制闕一留全所庶功過有稽請給無弊壽邁
許之全乃盡統其軍時人不悟許國言全姦謀甚深反狀已
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除國淮東安撫制置使吏部侍郎喬

行簡言國武階望輕不宜帥淮不報山陽叅幕徐晞稷騰國奏以寄全全不樂是冬元邳州守將李二措致書欲降全全遣王喜兒以兵應接二措囚喜兒全攻之兵敗欲還楚州會濱棣有亂乃趨山東十七年國至楊氏郊迂國辭不見楊氏慚而歸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全集將校曰我不叅制闡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見及全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趨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全退怒曰庭叅亦常禮全拜人多矣但汝本武階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勛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

全終不樂全欲往青州懼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也拜而得志吾何愛焉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義斌求忠義將趙邦永往山東國許之邦永曰邦永若去制使誰與處國曰我自能兵爾毋過慮邦永泣而去全遂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楊氏恐其圖已內爲備寶慶元年全遣慶福還楚城爲亂潛約盱眙四軍相應計議官苟夢玉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卽殺之我豈文儒不知兵耶夢玉懼復以告慶福國晨起蒞事忽露刃充庭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顙國走亂兵害其家人縱火焚官寺親兵數十人翼國縋城走伏道觀中旋自縊通判

宋恭犒軍使歸營，忠義統領王文信獻計於慶福曰：「我僞作重傷，提本部軍歸揚州，揚守必不疑，我縛守以其城獻。慶福從之。文信將至揚州，其徒亾入城告變。知州汪統會同官議，鈐轄趙拱曰：「若不納，文信必曰：『我歸營，何故見拒？』將魚肉城外之民。拱請止其兵，使以單騎入，殺之。然後撫其兵。拱遇文信于十里頭，置酒相勞苦。拱曰：「忠義反楚州，揚州人見忠義歸，豈不相疑？不若暫駐兵城外，先見州將，州將急欲知楚州事也。文信不疑，聯騎入城，坐客次。拱先入勸統收戮之。統躊躇不敢發，劉全知其謀，帥甲士突入郡堂，厲聲曰：『王統領好人，州上不必疑，請出受叅。』統不得已，出犒文信。拱請同文信

出城，使還屯楚州。文信出，劉全從至平山堂。文信責拱賣已，欲殺之。拱曰：「爾爲此謀，三城人何辜？我存三城人，身死無憾。然我死，汝八百家老幼在城，豈得生耶？」文信乃與劉全還楚州。史彌遠懼激他變，以徐晞稷嘗倖楚州，得全歡心，乃授淮東制置使。全牒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等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乃斬齋牒人，告天誓衆。見者憤激，晞稷入城，全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全悅。晞稷初至，賊尙知畏。晞稷令全還戰馬軍器于制司。全唯唯，退招將校飲酒酣。全曰：「制司追我戰馬軍器，若何有憤然抵掌使全反者？」全陽罵之。青州通判姚翀以告晞

稷翼日全見晞稷求納官晞稷撫之自是不復誰何至稱全恩府稱楊氏恩堂手足倒置矣楚城之亂有吏以許國書篋獻慶福慶福不之閱全發之有宰執遺國書令圖全全大怒又苟夢玉有書言慶福之謀夢玉時被召全出餞潛殮諸郊復出榜捕害夢王者全攻恩州義斌敗之獲馬二千匹慶福往救又敗全退保山崗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義斌納全降卒兵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賊可擒斬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

趙范亦以爲言不報義斌俟命不至拓地而北與元兵戰于內黃兵敗元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不事他國遂死之三月元兵攻青州全大小百戰不利嬰城自守元築長圍糧援路絕全兄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汝可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全曰全朝出則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止而福行朝廷以力未能討全故用晞稷調護及聞全被圍欲圖之盱眙劉瑋謀代晞稷以瑋知楚州兼淮東制置使晞稷徙知袁州時傳全已死福欲赴援兵少不敢往三年瑋至令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使人賂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兔悲李氏滅夏氏寧獨

吳一全得
全

存願將軍垂盼夏全許之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當事太尉爲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卽領此也夏全心動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夫婦轉仇爲好遂與福謀逐瑋令賊黨圍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瑋精兵尙萬餘窘逼不能發一令夜半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器甲錢粟悉爲賊有瑋步至揚州聞者大笑未幾死夏全旣逐瑋暮歸楊氏拒之夏全大掠趨盱眙欲爲亂張惠范成進閉門不得入徘徊淮上惠成進出兵攻之夏全狼狽歸金以姚翀知楚州兼制置翀留母及其子于京買二妾以行至城東艤舟治事間

入城見楊氏其卑禮過於晞稷楊氏許翀入城乃入寄治僧寺極意娛之時全在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自食其軍初軍民數十萬至是餘數千全欲歸元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鄭衍德田四救之曰譬如爲衣有身愁無袖耶今北歸蒙古未必非福全乃降元元授全山東行省慶福自知已罪欲圖福以自贖福知之僞病諸將問疾慶福不往張甫素厚慶福懼福疑已乃勸慶福同往及寢見福臥不解衣床頭有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刀福疑慶福欲害已躍起拔刀砍慶福甫救之左右殺慶福及甫甫本金元帥封高陽公善馭衆金失河北甫據雄霸清莫河間信安不下俚砦

奴欲攻甫騎將窩羅虎竊甫千里馬以獻俚若奴俚若奴厚待之飲于大悲閣窩羅虎醉俚若奴推之投閣幾斃窩羅虎佯醉下樓乘所獻馬以歸甫追之不及人服甫能用間福送慶福頭於翀翀大喜飛報於朝瑋之敗儲積掃地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見翀促之謝以朝廷撥降未下福曰朝廷若不養忠義則不必建闢開幕今建闢開幕而不支忠義錢糧是立制闢以困忠義也福乘衆怒與楊氏謀召翀飲翀至而楊氏不出福以翀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翀二妾諸幕知有變不得已而往杜耒朝服至八字橋福兵腰戮之耒南望再拜就斃二妾之入翀及見之福欲害翀鄭衍得救

之獲免去須鬢縋城夜走徒步歸明州未幾死朝廷以淮亂仍遣帥必斃莫肯往乃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闢就建闢以紹雲兼制置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若羈縻州然賊黨塞南門開北門屬邑民田皆以少價抑買之收賦以贍軍常苦不給賊將國安用闢通歎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生今使我曹無所衣食若此謂張林邢德王義深曰朝廷不降錢糧爲反者未除耳共議殺福及楊氏以獻遂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刃之相殺者數百人郭統制殺全次子通殺一婦人以爲楊氏函其首并福首獻紹雲紹雲送京師傾朝甚喜檄彭忞張惠范成進

時青合兵往楚州，盡戮餘黨。未幾，聞楊氏故無恙，婦人頭乃全。妾劉氏也。惠成進提兵入楚城，與林等歡宴。議分北軍爲五使，五人分掌之。每軍千人，一屯南渡門，一屯平河橋，一屯北神鎮，城中城西各一。山東人既絕錢糧，乃出戰艦陳于淮岸，以斷全歸路。請朝廷處之。朝議謂青望重，聽青區畫。省檄下，不及惠成進。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惠等歸盱眙，賊黨復振。紹雲赴樞密諮事。淮東總領岳珂攝制府事。惠成進既歸，錢糧缺乏，謀降金。時鎮江軍在盱眙者尙衆，二人給彭托曰：「南北軍易致激變，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刃，二人每宴托必徧及。皂隸托不悟。八月，惠成進宴托，托從者無寸鐵。」

且醉皆就縛，以盱眙附金。將盧鼓槌于泗州，金人窺淮東。朝廷調京湖制置司屯青平山以備之。全得時青報，慟哭力求南歸，不許。斷一指示信元人，許之。授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十月，全至楚州，國安用殺張林、邢德，自贖全。斬郭統制、義深，奔于金。全腹心李英、李平、山東胥吏全之乍逆，乍順二人所教也。使全致書於執政。朝廷全與時青登城南樓飲，殺青。給青妻言青病，青妻至復殺之。遂併青軍。紹定元年，全厚募人爲兵，宋軍多亾，應之。天長民保聚爲十六砦，比歲失業。官振之不能繼，壯者皆就募。全知東南利舟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買之，留其柁工一，以教十。厚募南匠，大治舳

艇船自淮及海相望，全外恭順于宋，以就錢糧，而歲貢于元。宋得少寬北顧之憂，饋餉不輟。全又與金合約，以盱眙與之，而縱遊說于宋，不若復建山陽制置司。二年，全以糧少為詞，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糶，實欲習海道規畿甸也。三年，御前軍器庫火，兵甲盡喪，得縱火者楚州軍穆椿。臨刑笑曰：「事濟矣。」蓋全欲銷宋兵備，且伏姦于外，謀為亂，以不得入而止。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諸將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為家計。」全欲朝廷不為備，且雖反而難遽絕錢糧，乃詐為元使，恫疑虛喝，而使張國明達諸朝。執政召國明議事，國明以百口保全不叛，全閱舟師，風不順。

新集

焚香禱曰：「使全有天命，當反風。」語畢，風反，大閘數日。全以舟載麥過鹽城縣，揚州制置翟朝宗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遁，全入城。知縣陳遇踰城走，公私鹽貨皆沒。朝宗遣幹官王節懇全退師，又遣吏曾玠求楊氏裏言之助，皆不荅。全疏言：「遣捕盜過鹽城，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入城安衆，乃加今兩鎮節，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耶律均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朝廷為罷朝宗，謀再用紹雲。」紹雲辭以官卑不能制，通判楊州趙璫夫暫攝事。全造舟益急，制置使趙善湘禁桐油、粘、笈、下江全發冢取粘板，鍊鐵錢為釘，鞠熬人脂，擣油灰，列炬繼。

啓招沿海亡命爲水手，又給璫夫以元爲詞，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遣餉不絕，軍士皆怨曰：我曹無食，朝廷惟恐賊不飽，淮人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復言於制置司云：全復歸三年，淮甸寧息，雖荷大丞相力，主安靖之說，深有覆護之恩，奈何？趙制置所總管趙知府兄弟人自爲政，使全難處，全欲決去，就若有疾，全者如趙知府之輩，便可提兵決戰，如能滅全，高官重祿，任彼取之，倘不能滅，方表全心善湘，甚憤范葵請調兵，時彌遠多在告，舉朝謂大丞相老於經綸，豈不善處？叅知政事鄭清之深憂之，密約樞密袁韶見帝，韶歷言全狀，帝有憂色，清之力贊討全，帝意決清之以

帝意告彌遠，彌遠意亦決，進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副使知揚州，葵淮東提點刑獄知滁州，俱節制軍馬，下詔討全，促荆襄淮西諸軍應援，全兵突至灣頭，璫夫欲走，副都統丁勝劫關者止之，全攻南門，都統趙勝自堡砦提勁弩，赴大城注射，全稍退，全遣劉全至堡砦，西城下欲奪之，以瞰大城，先是趙勝屯西城，見濠淺，曰：設有寇至，未圍大城，先襲堡砦，何可不備？盛暑中，督軍浚濠，人皆苦之，旣浚，決新塘水注焉，及是，劉全不能進，勝又浚市河，人尤謂不急，全至勝開水門，納賈舟千餘艘焉，朝廷雖下詔討全，猶有內圖戰守，外用調停之說，彌遠與璫夫書，許增萬五千人糧，勸全歸楚州，璫

此事率如此

夫亟遣人授全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擲書不受全填泰州城濠于邦傑宗雄武出降知州宋濟帥僚吏出迎全入郡治濟發帑獻錢全曰獻汝私藏耶若泰州府庫則我固有何假獻爲盡收子女貨幣全聞范葵旣入鞭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先取通泰今二趙入揚州矣江其可渡耶旣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攻揚州東門不利全請見葵隔濠立馬相勞苦葵切責之全彎弓向葵而去引兵沿州城東向西門李虎趙必勝力戰自己至中全乃沿東門以歸襄兵至眞州統制張達監軍張大連不設備魚貫而行賊黨田四擊之殲者五千達大連死之兇焰

益振全驅鄉農合數十萬列砦圍二城范葵命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爲期夜半縱兵衝擊殲殺甚衆自是賊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全奏樂平山堂張蓋布置築圍指揮閑暇范葵親帥兵出戰互有勝負始全反謀雖成然猶顧忌而邊陲喜事者欲挾賊爲重陰贊之謂鴟張愈甚朝廷愈畏又許身任調停又三趙用師罷支錢糧攻城不利欲戰不得全始悔之忽忽不樂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示整暇全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矯情自肆是晚宴元使元使激全曰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乃心終在南耳全乃取誥勅朝服南向歷述平生梗槩再拜

風明想勸
全叛而史
不載

未必然

褫服焚之、歎曰、張國明誤我、淚下如雨、收淚就坐、彊歡、有胸
山于道、士老矣、全迎致之、見全歎曰、我業債合在此償耶、占
事多驗、尊為軍師、見全焚誥、命謂人曰、相公死、明日我死、今
日矣、人問之曰、朝廷以安撫提刑討逆、然為逆者節度使也、
豈安撫提刑能捕節度使哉、誥勅既焚、則一賊爾、盜賊安撫
提刑所得捕不死、何為入見全曰、相公明日出帳門必死、全
怒斬之、范葵夜議所向、葵曰、東向利、可出東門、范曰、西出嘗
不利、賊必易之、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西門、全置酒
高會、平山堂欲出戰、槍垂雙拂為號、有候卒以報、范喜謂葵
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以出、易敗

軍旗幟而張之、全望見喜、謂元使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
突陣而前、亦不知為全也、范麾軍而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
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已塞甕門、全窘、從數十
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勁騎蹙之、賊趨新塘、淖深數尺、會晴浮
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漳眾軍奮長槍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
乃頭目、初葵令士眾獲頭目、無得爭、以為獻、故羣碎其尸、并
殺三十餘人、賊將周海降、方知全已死、餘黨議潰去、安用涕
泣、議推一人為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楊民主之、范燒圍
城樓、檣火光燭天、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葵提精兵繼進、賊
大潰、葵追及于灣頭、大破之、斬獲蔽野、先是全乞靈茅司徒

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死亦當如是至是獲全左掌無一指善湘以露布上帝驚喜三月范葵帥步騎十萬發揚州四月諸軍薄淮安城下賊大敗死者萬餘焚二千家城中哭聲振天五月朔大霧官兵攻土城賊守者尙臥倉皇起鬪官軍互踏肩爲梯前者或墜後者繼至自丑至未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級兵士隸籍楚州者家屬爲賊虐至是洩憤無老幼皆殺之盡燒砦柵腥焰蔽天餘寇爭橋入大城重濠皆滿余子才與賊大戰至夜不解爲銳陣左右殺乃勝楊氏謂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汝等未降者以我在爾殺我而降汝等必不忍若不

圖我人必不納今我欲歸老漣水汝等可告朝廷本欲殺我來降爲我所覺已遁過淮矣衆曰諾翼日楊氏絕淮而去賊黨遣潘于請降范等聞于朝朝論不可范曰若明論朝旨是堅賊志不如陽許以誤之乃遣范用吉入城諭賊曰朝廷已許降令安撫交過北軍衍德等遣潘于報謝許獻玉帶犒軍黃金四千兩范曰我欲款賊賊更來款我耶于歸衍德等知降亦不免乃送款于金金遣副統軍許奕來言曰此賊不滅終爲兩國患請與大國夾攻之勿受降范不從其請六月戰于河西賊大敗淮安平議復淮陰未行淮陰降于金得探報云宋師若遲一宿攻城淮安亦爲金有矣楊氏自漣水歸山

不從其請
即許誤
賊之意賊
終不免
故卒降金

不發其請

東數年而後斃全之寇泰州官屬皆迎降獨教授高夢月不
屈死詔贈三官全子壇

黃金四千兩... 荆亦不... 荆令交... 聖想志不... 黨數... 來荆... 國近人... 荆亦不... 黃金四千兩... 荆令交... 聖想志不... 黨數... 來荆... 國近人...

史緯卷二百八十六

宋史六十九

列傳

周三臣

韓通太原人仕漢為奉國指揮使周初拜保義軍節度使顯
德二年命通城李晏口為靜安軍并葺祁州時大兵之後遺
骸布野通收瘞為萬人冢又城博野安平往來深定間夜宿
古寺晝披荆棘在安平領百餘騎督役會契丹騎數百奄至
通率麾下與戰日暮大風雨契丹解去擒十餘騎世宗攻秦
鳳以通為馬步軍都虞候入大散關圍鳳州拔之世宗以都

城狹小，築新城，廣街道，命通總領其役。世宗幸淮上，留通爲在京內外都巡檢。世宗北征，以通爲陸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師還，以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恭帝卽位，太祖北征，至陳橋，爲諸軍推戴。通在殿閣，聞有變，惶遽而歸。軍校王彥昇遇通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及閣門，爲彥昇所害，妻子皆死。太祖怒彥昇專殺，以開國初隱忍不加罪，下詔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應期臨難，不苟人臣所以全節。故周天平軍節度使韓通，委質前朝，茂功彰灼，夙定交於霸府，遂接武於和門，艱險共嘗，情好尤篤。朕以三靈眷佑，百姓樂推，言念元勳，將加殊寵。蒼黃遇害，良

用愴然，可贈中書令，以禮收葬。通性剛而寡謀，言多忤物，衆謂之韓瞪眼。其子頗有智畧，而病偃，人目爲橐駝兒。見太祖，有人望，常勸通早爲之所，通不能用。太祖幸開寶寺，見通及其子畫像於壁，遽命去之。

五代史韓通無傳子贍以爲非宋史卒傳之

李筠，太原人，晉開運末，契丹人汴趙延壽聞筠驍勇，召寘帳下，及契丹主死，延壽至常山，永康王繫之北去，留耶律解里衆千餘騎據常山中。朝士大夫多在城中，解里削漢軍日食，筠乘衆怨，密與王堯石、公霸、何福進等伺契丹守閤者，旦食撞寺鐘爲期，相率入據兵庫，焚牙門，大呼市人併擊之。解里由北門走出，屯於野，明日集衆入郭力戰，屬晉士卒分掠，咄

控鶴一軍與市民禦之死傷相繼午後郭外民將劫其族帳守者馳告解里遂率衆而去初筠約諸將舉事控鶴左廂都校白再榮匿於室不敢應筠拔佩刀破幕引臂迫之再榮不得已而行諸將次第赴之及契丹去諸將互伐其功筠詣故相馮道請權領節度事道曰子名位輕留後事當共議之道恐諸將爭功以再榮位在諸將上使權留後事人心遂定送欵漢祖漢祖授再榮留後筠博州刺史周祖鎮大名表爲先鋒指揮使周祖入汴筠與慕容彥超戰於留子陂彥超東奔以筠爲昭義軍節度加同平章事世宗卽位加侍中筠破并軍於榆社獲其將安濬等七十餘人五年筠入石會關破并

人六砦擒其磁州刺史李戴興六年平遼州獲刺史張不旦等筠在鎮擅用征賦集亾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但詔責而已太祖立遣使諭以受周禪加中書令筠欲拒命左右爲陳曆數方僂俛下拜貌猶不恭及延使者置酒張樂忽索周祖畫像懸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謂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爲訝太原劉鈞以蠟書結筠共舉兵筠緘書太祖而心蓄異謀太祖手詔慰撫之筠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守節爲皇城使太祖遣守節諭旨曰汝可歸語汝父我爲天子獨不能臣我耶守節白筠筠不聽遂起兵爲檄文辭不遜從事間丘仲卿獻策曰公以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

援恐不得其力。太梁兵甲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昆弟，禁衛皆舊人，聞吾之來，必倒戈歸我。况有儋珪、槍撥、汗馬，何憂天下哉？儋珪、筠愛將，善用槍撥、汗、筠駿馬，日馳七百里。故筠誇之。執監軍周光遜、李廷玉，送於劉鈞，求濟師。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鈞率兵與契丹衆數千來援。至太平，驛筠以臣禮迎謁。見鈞兵衛寡弱，甚悔之。鈞封筠西平王，賜馬三百匹。召與之語，筠自言受周祖大恩，不敢愛死。漢與周世讐，鈞默然。遂命盧徽使盧贇監其軍。筠與贇不協，鈞命平章事衛融和解之。筠留守節，守上黨，引衆

用向太祖，遣石守信討之。勅曰：勿縱筠下太行，急進師扼其隘，破之必矣。又遣慕容延釗由東路與守信會，破筠衆於長平，斬首三千級。太祖親征，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太祖於馬上負數石，羣臣六軍皆負之。即日平爲大道，與守信等會破筠衆數萬於澤南，降者二千餘。殺盧贇，筠還保澤州。太祖列柵圍之，筠龍捷使王廷魯、汾州團練使王全德率所部降。筠益失援，太祖親督戰，拔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劉鈞遁歸。太祖進伐上黨，守節以城降，釋其罪，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是日宴從官，守節與焉。以爲單州團練使。筠性雖暴，事母甚孝。筠怒將殺人，母屏風後呼之，筠趨至，母曰：聞將殺人，可免乎？

爲吾增福耳。筠遽釋之。有愛妾劉氏，澤州將危，劉氏謂筠曰：「城中健馬幾何？」筠曰：「爾安問此？」曰：「孤城危蹙，破在俄頃。今誠得健馬數百，與腹心潰圍出，保昭義，求援河東，猶愈於坐待死也。」筠然之。時馬尚千匹，召左右謀以是夕出。或曰：「今帳前計議皆云：同心城門一開，不可保矣。倘劫公而降，悔將何及？」筠猶豫不決。明日城陷，筠將赴火。劉氏欲俱死，筠以其有娠，麾令去。守節購得之，生一男子。守節廣順中爲供奉官，有心疾，醉中擊殺供御白鶻。筠上章待罪，詔釋之。開寶四年卒。無後。以劉氏所生之弟爲嗣。

李重進，滄州人，周太祖之甥也。遷殿前都指揮使。重進年長

於世宗。周祖寢疾，召重進受顧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之分。世宗嗣位，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從征劉崇，戰於高平，不利。大將樊愛能、何徽以其衆遁。唯重進與白重贊勒兵不動。師還，加同平章事。世宗親征淮南，命李穀攻壽春，不克。退保正陽，遣重進助之。吳人以穀爲怯，發兵三萬餘，旌旗輜重，亘數百里，列陣鼓譟而北。橫布拒馬，以萬數，皆貫以利刃，維以鐵索，刻木人爲戰鬪狀，立陣前。號捷馬牌，以皮囊貯鐵蒺藜，布戰地。時周師未朝食，望其陣皆笑之。宣祖領前軍，與重進、韓令坤合擊之。一鼓而敗，斬首萬餘級，追奔二十餘里。殺大將劉彥貞，擒裨將盛師朗等數千人，降二千人，獲戈甲二

進韓令坤合擊之一鼓而敗斬首萬餘級追奔二十餘里殺

十字衍
十萬世宗大悅以重進爲行營招討使吳人大懼以重進色
黔號駝黑大王張永德屯下蔡與重進不協言重進有好謀
世宗不之信二將俱握重兵人情憂恐重進自壽陽單騎直
詣永德帳中命酒飲謂永德曰吾與公皆國家肺腑相與戮
力同獎王室公何疑我深也永德意解兩軍遂安李景令人
齎蠟書誘重進重進表其事壽春圍經年未下吳將許文績
以舟師數萬泝淮來援據紫金山山距壽州數里設十餘砦
與城中烽火相應又南築夾道將抵壽爲饋路城中兵出城
北展砦重進擊敗之奪二砦獲器甲甚衆及克壽州加檢校
太傅四年破濠州南關城圍練使郭廷謂以兵萬餘降李景

請畫江爲界世宗乃還恭帝嗣位授淮南道節度加檢校太
尉太祖卽位加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與太祖事周室分掌
兵柄常心憚太祖太祖立愈不自安及聞移鎮陰懷異志太
祖知之遣六宅使陳思誨賜鐵券以安其心重進欲隨思誨
入朝爲左右所惑猶豫不決自以周室近親恐不得全遂拘
思誨治城隍繕兵甲遣人求援李景景不納監軍安友規踰
城走太祖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率禁兵討之會友
規至以爲滁州刺史監前軍太祖謂左右曰朕於周室舊臣
無所猜間重進不體朕心自懷反側令六師在野朕當親往
撫慰之遂親征次大儀鎮石守信馳奏揚州破在旦夕願車

太祖何待
李筠寬而
重進酷重
進周親又
神李筠為
我首故也

駕臨視太祖至城下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勸重進殺思誨
重進曰吾舉族將赴火死殺此何益遂縱火自焚思誨為其
黨所害太祖入城闕逆黨數百人盡戮之重進兄濃州刺史
重興聞其叛自殺弟解州刺史重贊子尚食使延福並戮於
市初重進謀舉兵遣親父程守珣往潞陰結李筠守珣素識
太祖道出京師潛詣樞密承旨李處耘求見太祖曰我欲賜
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太祖厚賜
守珣許以爵位且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以分兵
勢守珣歸勸重進養威持重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揚州平以
守珣為供奉官有張崇誥者仕周為泗州刺史重進道出泗

上崇誥說以畜兵完城重進敗棄市



史綱卷二百八十六終

史緯卷二百八十七

宋史七十

列傳

外國

唐德既衰，荒服不至，宋祖受命，諸國削平，海內靖謐，於是東若高麗，渤海，西若天竺，于闐，南若交趾，占城等國，接踵修貢，宋之待遇，亦得其道，厚其委積，而不計其貢輸，假之榮名，而不責以煩縟，來則不拒，去則不追，邊圉相接，時有侵軼，命將致討，服則舍之，不黷以武，先王柔遠之制，豈復有加於是哉。南渡以後，朔漠不通，東南之陬，以及西鄙，猶有至者，交人遠

假爵命訖宋亾而後絕焉。女直在宋初屢貢名馬。他日強大。修怨於遼。猶知以通宋爲重。及滄海上之盟。尋構大難。豈非自取之過乎。舊史有女直傳。今旣作金史。義當削之。夏國雖叛服不常。而視金有間。故仍舊史焉。

夏李彝興。本姓拓跋氏。夏州人。唐貞觀初。拓跋赤辭來歸。太宗賜姓李。置靜邊等州以處之。其居夏州者。號平夏郡。唐末。李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討黃巢有功。思恭卒。弟思諫代爲定難軍節度使。思諫卒。思恭孫彝昌嗣。梁開平中。彝昌遇害。將士立其族子仁福。仁福卒。子彝興爲行軍司馬。唐清泰二年。加定難軍節度使。晉加平章事。漢加侍中。周加

中書令。封西平王。宋初。加太尉。北漢劉鈞結代北諸部來寇麟州。彝興會諸鎮兵禦之。鈞引去。建隆初。獻馬二百匹。太祖大喜。親視攻玉爲帶。且問使者曰。汝帥腹圍幾何。使言彝興腰腹甚大。太祖曰。眞福人也。卒。贈太師。追封夏王子克睿立。率兵破北漢吳堡砦。斬首七百級。俘砦主侯遇以獻。卒。子繼筠立。太宗征北漢。繼筠率蕃漢兵渡河。畧太原境。以彰軍勢。卒。弟繼捧率族人入朝。自上世以來。未嘗親覲。繼捧至。太宗甚嘉之。賜白金千兩。帛千匹。錢百萬。繼捧陳其諸父昆弟相怨。願留京師。乃遣使護總麻已上親赴闕。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官其昆弟十二人。曲赦銀夏管內。太宗嘗賜宴。問繼捧

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驚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繼捧之入族弟繼遷出奔數爲邊患有言繼遷悉知朝廷事蓋繼捧泄之出爲崇信軍節度使屢發兵討繼遷不克趙普請委繼捧以邊事令圖之因賜姓名趙保忠授定難軍節度使賜金器千兩銀器萬兩錢帛田園保忠辭曰宴於長安殿賜襲衣玉帶銀鞍馬錦綵二千匹銀器三千兩錦袍銀帶五百副馬百匹至鎮數月上言繼遷悔過歸欵詔授繼遷官其實無降心也加保忠特進同平章事淳化初保忠與繼遷戰於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保忠乞濟師遣商州團練使翟守素率兵援之五年繼遷攻靈州遣侍

衛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討之保忠先挈母妻壁野外乃上言與繼遷解怨乞罷兵帝遣中使督繼隆保忠進軍繼遷襲其營帳保忠方寢單騎走還城大校趙光嗣執送闕下待罪殿庭帝詰責數四乃釋之賜冠帶器幣授右千衛上將軍封宥罪侯賜第京師保忠狀貌雄毅居環列奉朝請常怏怏不自得遷金吾衛上將軍判岳州景德元年卒繼遷高祖思忠與其弟思恭討黃巢於滑陽橋有鐵鶴射之沒羽賊大駭先登戰沒僖宗贈宥州刺史祠於滑陽繼遷生而有齒開寶三年授都知蕃落使時年二十繼捧來歸召總麻親赴闕繼遷詐言乳母死出塋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地斤澤澤距夏

州東北三百里太平興國八年知夏州尹憲與都巡檢曹光實夜襲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遁免獲其母妻繼遷復連聚豪族遷轉無常漸以強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多歸之繼遷語其豪曰我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破亾爾等不忘先德能從我興復乎衆曰諾遂與弟繼冲破丑重遇貴張浦李大信等起夏州乃詐降誘殺曹光實於葭蘆州遂襲銀州據之時雍熙二年也復破會州焚城郭而去遼以義成公主嫁之冊爲夏國王知夏州安守中以三萬衆戰於王亭鎮敗績繼遷追至城下而返端拱元年繼捧言其歸欵授銀州刺史淳化初與繼捧戰於安慶澤不利轉攻夏州程

守素率軍至繼遷奉表歸欵授銀州觀察賜名保吉淳化四年轉運副使鄭文寶議禁鹽池以困繼遷邊人四十二族萬餘騎寇環州太宗弛其禁因撫慰之五年繼遷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詔李繼隆進討繼遷夜襲保忠走之獲其輜重以歸遣弟延信獻馬以謝太宗撫資甚厚至道初遣左都押衙張浦以橐駝及良馬來獻太宗令衛士翹關超乘引彊奪槊於後園俾浦等觀令兵士皆拓兩石弓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浦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人則已遁矣遣闔門副使馮訥拜繼遷鄜州節度使不受除浦鄭州團練留京師繼遷表鄭文寶誘其部長崑羅崑悉詔貶文寶藍

目
逃亦是良

山令繼遷攻清遠軍守臣張延擊退之。二年命洛苑使白守
榮護送芻粟四十萬於靈州。令車重作三隊。丁夫持弓矢自
衛。士卒布方陣以護之。遇敵則戰。令會州觀察使田紹斌率
兵應援。而守榮乃併爲一運。繼遷邀擊於浦洛河。紹斌不救。
衆潰。運餽盡。爲繼遷所得。太宗大怒。朝議或云率輕騎三道
擣平夏。或云暑涉旱海無水泉。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三
年帝部分諸將。李繼隆出環州。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
王超出夏州。張守恩出鄜州。五路進討。直抵平夏。繼隆以環
州路迂。乃自青岡峽。遶靈武。徑趨平夏。兵行數日。與丁罕合。
又行十餘日。無所見。引還。張守恩遇賊不戰而遁。王超范廷

召遇賊於烏白池。大小數十戰。不利。真宗立。繼遷復表歸順。
授定難軍節度使。放張浦還。繼遷遣弟繼瑗來謝恩。繼遷聲
言石隕帳前。有文曰。天誠爾。勿爲中國患。真宗以問盧鑑。鑑
曰。此詐以欺朝廷也。宜益爲備。未幾復抄邊。四年麟府副部
署曹璨率熟戶兵邀繼遷輜重於柳撥川。殺獲甚衆。九月攻
破懷遠縣。陷清遠軍。五年繼遷陷靈州。以爲西平府。遂都之。
六年詔遣張崇貴議和。割銀夏等五州與之。繼遷復圍麟州。
詔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圍未解。麟州請濟師。真宗閱地圖
曰。麟州依險。三面孤絕。戮力可守。但城中乏水。可憂耳。遣兵
走援。繼遷果據水砦。薄城已五日。知州衛居寶出奇兵突戰。

城上矢石如注，殺傷萬餘人。繼遷乃拔去，攻西蕃，取西涼府。都首領潘羅支偽降，繼遷信之。羅支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八月，聚兵浦洛河，聲言攻環州。詔張凝分兵以待之。景德元年正月卒，年四十二。子德明立，遣牙將王旻奉表歸順。詔侍禁夏居厚持詔荅之，因詔河西羌族各守疆場。三年，復遣牙將仁勗奉誓表，請藏盟府。且言父有遺命，帝嘉之，授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充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遣內侍都知張崇貴、太常博士趙湘充旌節，官告使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銀萬兩、絹萬匹、錢三萬貫、茶二萬斤。因責子弟入質。德

明謂非先朝故事，不遣。獻御馬二十五匹，散馬七百匹，橐駝三百頭，謝恩。四年，又獻馬五百匹，橐駝三百頭，賜襲衣、金帶、器幣。請使至京市所需物，從之。大中祥符元年，境內旱，詔權場勿禁西人市糧，以振其乏。遼亦遣使冊明德爲大夏國王。明年，侵回鶻。三年，境內饑，上表求粟百萬。王旦請勅有司具粟於京師。詔德明來取。德明日：「朝廷有人，遂止。」西攻河州。甘州宗哥族及秦州緣邊熟戶遂出大里河，築柵蒼耳平。九年，表言邊臣違約，招納逃亾。自景德中進誓表，朝廷降詔書，應兩地逃民緣邊熟戶，不令停舍，皆俾交還。自茲謹守翰垣，頗有倫理。自向敏中歸闕，張崇貴云：「亾後來邊臣罕守舊制，各

務邀功不虞生事遂致綏延等界涇原以來擅舉兵甲入臣境土其有叛亾部族劫掠主財去者十無一回臣之邊吏亦務蔽藏俱失奏論漸乖盟約詔荅已令鄜延涇原等路約束邊部毋相攻劫其有隱蔽逃亾晝時勘送本國亦宜戒部下毋有藏匿各依紀律以守封疆五年德明追尊繼遷爲太祖皇帝母野利氏爲皇后天禧四年遼主親將五十萬以狩爲言來攻涼甸德明率衆逆拒敗之遼復以玉冊金印冊爲大夏國王德明自歸順以來每歲且聖節冬至皆遣牙校來獻而每加恩賜官告則以襲衣五金荔支帶金花銀匣副之銀沙羅盆合千兩錦綵千匹金塗銀鞍勒馬一匹副以纓遣內

臣就賜之又遣閣門祗候賜冬服及頒儀天曆乾興二年攻麟州柔遠砦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命曹瑋爲環慶秦州緣邊巡檢安撫使禦之德明城懷遠鎮爲興州以居仁宗卽位加尙書令德明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嵬天聖六年德明遣元昊攻甘肅拔之瓜州王降於夏九年十月德明卒年五十一贈太師以尙書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爲祭奠使賻絹七百匹布三百匹將葬賜物稱是帝成服於苑中僞號太宗皇帝子元昊立小字嵬理國語謂惜爲嵬富貴爲理元昊雄毅多大畧通蕃漢文字弱冠自引兵襲破回鶻夜洛隔可汗奪甘州遂立爲皇太子數諫其

所以別於
錦綺

父無臣宋父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爲。旣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始衣白窄衫。羶冠紅裏冠頂後垂紅結綬自號鬼名吾祖其官分文武班。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景祐元年攻環慶路殺掠居人改元廣民慶州柔遠砦蕃部巡檢鬼通攻破後橋諸堡元昊稱兵報仇緣邊都巡檢楊遵戰於龍馬嶺敗績環慶路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峯伏兵發執宗矩久之始放歸二年取瓜沙肅三州元昊旣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

龍皆卽堡鎮號州乃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始大建官置十二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衆河北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甘肅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人靈州五萬人興州七萬人爲鎮守總五十餘萬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發兵以銀牌召部長面受約束設十六司於興州以總庶務元昊自制蕃書命野利旺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其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復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孝經爾雅爲蕃語寶慶元年表遣使詣五臺山供佛寶欲窺河南道路與諸豪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

砮赤城路三道並入遂即皇帝位時年三十遣使上表曰臣
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
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
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券肩面
克父德明嗣奉世塞勉從朝命真王之號夙感於頒宣尺土
之封顯蒙於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
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天河
莫不從伏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湊屢期山呼齊舉伏
願一咳之土地建為萬乘之邦家于時再讓靡遑羣集又迫
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矣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始

生為世祖
自加尊號

年各六字
可對一笑
真小蕃文
字也

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
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
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鴈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
大長永鎮邊方之患至誠瀝懇仰俟帝俞謹遣使奉表以聞
詔削奪官爵互市揭榜於邊募人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
為定難軍節度使元昊遣人齎媿書納旌節及勅書告留歸
孃族而去康定元年環慶路鈐轄高繼隆攻後橋拔之夏人
攻金明砮執都監李士彬破安遠塞門永平諸砮圍延州設
伏三川口執劉平石元孫等又攻鎮戎軍敗劉繼宗李緯兵
環慶部署任福入白豹城焚其積聚破四十一族慶曆元年

攻渭州逼懷遠城韓琦巡邊至高平盡發鎮戎兵及募士得
萬人命總管任福擊之都監桑懌爲前鋒鈐轄朱觀都監武
英繼之夜宿三川夏人已過懷遠翌日諸軍躡其後西路巡
檢常鼎劉肅與夏人對壘於張家保懌以騎兵趣之福分兵
自與懌爲一軍屯好水川在隴山外觀英爲一軍屯籠洛川
相離五里期以明日會兵不使夏人一騎遁然已陷其伏中
矣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於川口詰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
去未至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懌爲先鋒見道傍置數銀
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縣哨家
鴿白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先進中軍繼

之自辰至午酣戰陣中忽見鮑老旗長二丈餘懌等莫測
而鮑老揮右則右伏出揮左則左伏出翼而襲之宋師大敗
懌劉肅及福子懷亮皆戰沒小校劉進勸福自拔福不聽力
戰死是日朱觀武英兵會能家川與夏人遇渭川都監趙津
將死亭騎兵三千繼至陣合王珪白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
五百人助觀畧陣陣堅不可動英重傷不能戰自午至申夏
軍益至東陣步兵大潰衆遂奔珪英津及叅軍耿傳隊將李
簡都監李禹享劉均皆死觀以千餘人保民垣發矢四射會
暮夏軍引去將校士卒死者萬三百人關右震動軍須不足
仁宗爲之盱食宋庠請修潼關以備衝突夏人轉攻河東及

元昊可用

麟府不能下，乃攻豐州城，孤無援，遂據之。又破寧遠砦，絕麟府餉道。楊偕請棄河外，保合河津。帝不許，會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破之於栢子，又破之於兔毛川，築十餘柵。河外始固。元昊雖數勝，然死亾劊瘐者相半。人馬困於點集，財力不給。國中大怨。元昊乃歸塞門砦主高延德乞和。知延州范仲淹爲書陳禍福以喻之。元昊使野利旺榮復書，語猶嫚。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勅知保安軍劉拯諭旺榮：汝方持靈夏兵，若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封之。知青澗城种世衡遣王嵩以棗及畫龜爲書置蠟丸中，遺旺榮，諭以早歸之意。使元昊疑旺榮，旺榮見之，笑曰：种使君亦長矣。何

爲此兒戲耶？囚嵩窖中，歲餘。知渭州王沿總管葛懷敏使僧法淳持書往，旺榮乃出。嵩與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城，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籍疑其款，吾軍留之數月。三年復大入，戰於定州，王師大敗。葛懷敏死之，直抵渭川，大焚掠而去。詔籍招納，籍遣文貴還。元昊使文貴與王嵩以其臣旺榮、其弟旺令、鬼名瓌、隊譽諍書議和。然屈彊不肯削僭號。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詔籍復書許之。明年遣六宅使賀從最與文貴俱來，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卽吾祖也。如可汗號，議者以改吾祖爲兀卒，特以侮

玩朝廷不可許，詔遣邵良佐等更往議，許封冊爲夏國主。元昊遣加定、聿捨等來，四年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亾，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鎌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爲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欲世世遵守，永以爲好。倘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詔荅曰：朕臨制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爲朕。今乃納忠悔咎，表以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復懇至，朕

甚嘉之。俯閱來誓，一皆如約。遣尙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東頭供奉官張士元副之。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簡，藉以天下樂錦，金塗銀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錦綬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勅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賀。宴坐朵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然宋每遣使往，館於宥州，終不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是歲，遼夾山部落呆兒族八百戶歸元昊。遼興宗責還，元昊不遣。遂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弟天齊王將騎七千出南路，韓國王將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

河長驅與宗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得勝寺南壁以待韓國王自賀蘭北與元昊接戰數勝之遼兵至者日益夏以請和退十里韓國王不從如是退者三凡百餘里矣每退必赭其地遼馬無所食因許和夏人遷延以老其師兵退馬益病因急攻之遂敗復攻南壁與宗大敗入南樞密蕭孝友嘗擒其駙馬鶻突姑與宗從數騎走元昊縱其去元昊五月五日生國人以其日相慶賀又以四孟朔爲節凡五娶一曰大遼興平公主二曰皇后沒藏氏生諒祚三曰皇后野力氏四曰妃沒嚙氏五曰索氏慶曆八年正月元昊殂年四十六在位十七年謚曰景宗皇帝宋遣尙書祠部員外郎曹穎叔爲祭

奠使六宅使鄧信爲弔慰使賜絹一千匹布五百端及葬仍賜絹一千五百匹長子諒祚立方期歲遣尙書刑部員外郎任顓冊爲夏國主諒祚幼養於母族訛龐訛龐因專國政初麟州西城枕睥睨曰紅樓下瞰屈野河其外距夏河尙七十里田腴利厚多入訛龐東侵不已至耕獲時輒屯兵河西經畧使龐籍每戒將士不得過屈野河然所侵過屈野河猶二十里管勾軍司馬賈逵徼循見之以督邊吏麟州守王亮始以事聞詔殿直張安世經制之訛龐晏然弗革迫之則格鬪緩之則歸耕經畧司使還所侵田訛龐無歸意嘉祐二年遂圍兵宿境上守將弗與戰知麟州武戡築堡於河西率將吏

按視遇夏人於沙鼠浪，戡與管勾郭恩等欲止走馬，承受黃道元以言激之，遂夜進至臥牛峯，見烽舉，聞鼓聲，比明至忽里堆，與夏人戰，自旦至食時，夏人四面合擊，衆大潰，戡走，恩與道元及兵馬監押劉慶被執，久之，代州兵馬鈐轄蘇安靜與夏國呂寧拽浪撩黎合議，仍築堠九，更新邊，要以違約則罷和市，自此始定訛，龐專諒祚忌之，或告其將叛，諒祚殺之，夷其族。嘉祐六年，上書自言慕中國衣冠，請以此迎使者，詔許之，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所獻馬。英宗治平初，遣吳宗等來賀，卽位，詔令門見不從，至順天門，欲以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

不濟處德
明錦綺諒
祚衣冠總
不及元吳
短衫也

廐置一夕，絕其供饋，宗語不遜，宜折之，宗入訴於押伴張觀，詔與宜辨，宗度理屈，不復置對，詔諒祚懲約之。秋，夏人出兵秦鳳涇原，掠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遣文思副使王無忌齎詔問之，諒祚不受，歸罪宋邊吏。三年，攻大順城，分兵圍柔遠砦，燒屈乞村，柵段木嶺州，兵與熟戶蕃官趙明合擊，退之，遣左藏庫副使何次公詰之，乃獻方物謝罪，賜絹五百匹，銀五百兩。神宗卽位，遣內殿崇班魏瑯賜以冬服，銀絹，種諤取綏州，因發兵夜掩，寇名山，帳降之，諒祚詐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命韓琦經畧西方，諒祚械送殺楊定者六宅使崇貴等，諒祚殂，年二十一，在位二十年，廟號毅宗，長

子秉常立時年七歲母梁太后攝政崇貴至言定奉使常拜稱臣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初定歸上其劍鑑而匿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爲定賣已故殺之帝薄崇貴等罪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二年遣河南監牧使劉航冊秉常爲夏國主夏人入秦州陷劉溝堡殺范愿既而進誓表乞班誓詔請以安遠塞門二砦易綏州朝議欲官夏之首領以分其勢郭達以爲彼必不受詔且彼旣恭順宣布以大信不當誘之以利秉常果不奉詔遣都羅重進來言曰上方以忠孝治天下奈何反教小國之臣叛其君哉乃賜誓詔而綏州待得二砦乃還

及趙高往交地夏人以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高曰若然塞門二墻墟耳安用之遂罷詔城綏州八月表請去漢儀復用蕃禮從之三年夏人號十萬築鬧訛堡知慶州李復士合蕃漢兵三千遣偏將李信劉甫出戰信甫訴以衆寡不敵復圭威以節制兵進遂大敗復圭欲自解劾信甫故違節制斬信甫出兵邛州堡掠老幼數百又襲金湯殺老幼白餘人告捷而邊怨大起矣夏人遂入環慶攻大順城柔遠砦荔原堡淮安鎮東谷砦西谷砦業樂鎮屯兵榆林游騎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鈐轄郭慶高敏魏慶宗秦勃等死之四年種諤謀取橫山城囉兀進築永樂川賞逋嶺二砦夏人來攻順

寧砦圍撫寧，种諤節制諸軍，駐綏德。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都監燕達赴戰，怖不能下筆。顧轉運判官李南公涕泗不已，新築諸堡悉破，將士皆沒。撫寧遂陷，詔棄囉兀城。九月，夏遣使入貢，復乞以二砦易綏州，不允。五年，諤遣部將景思立以涇原兵出南路，王韶由東谷趨武勝，未至十餘里，與夏人戰，敗之，賸藥棄城遁。乃城武勝，夏人遣使進馬，求大藏經，詔賜之，而還其馬。帝謂輔臣曰：元昊昔僭號，遣使上表稱臣，其辭猶遜，朝廷不先詰其所以，然而遽絕之，縱邊民蕃部討虜，元昊表言爲諸羌所立，已不得辭，朝廷不許，不得已而叛。西師亟戰，輒敗，天下騷然。仁宗悔之，當元昊僭書來，獨諫

官吳育謂難以中國叛臣處之，或可稍假以名號，議者以爲不然。卒困中原，而後封冊歲賜，良可惜也。將軍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國，母遂誅清而奪秉常政。种諤言秉常遇弒，國內亂，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之會，帝遣王中正往鄜延環慶募禁兵，願從者將之。詔熙河李憲等以秉常見囚，大舉征夏，詔諭夏國嵬名諸部首領能拔身自歸及相率誅國仇，當崇其爵賞。憲總七軍及董璚兵三萬，至新市城，遇夏人戰，敗之。王中正出麟州，馮辭言皇帝親征，提兵六萬，才行數里，卽奏已入夏境，屯白草平。九日不進，環慶經畧高遵裕將步兵八萬七千，涇原總管劉昌祚將卒五萬，出慶州，諤

將鄜延及畿內兵九萬三千出綏德，誘圍米脂。夏人來救，戰于無定川，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遂克米脂。誘進攻石州，中正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沙濕，士馬多陷沒。進兵夏川，民皆遁，無所得。劉昌祚破磨齊隘，薄靈州，城未及闔，先鋒奪門，幾入。高遵裕馳止之。昌祚入謁，遵裕問城何時下。昌祚曰：日磨齊之戰，夏衆退保東關，若乘鋒破之，城必下。遵裕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囊，傅壘至旦入矣。昌祚不敢言。遵裕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灌營，復扼絕餉道，士卒凍餓死，餘兵纔萬三千人，遂歸。夏人追戰，將官俞平死之。中正至宥州，柰王井糧盡，士卒死亾二萬，乃引軍還。誘兵無食，大雪多凍死，遂潰。

七

入塞者纔三萬人。昌祚至磨齊隘，夏兵拒守。昌祚乃分兵濟葫蘆河，奪其隘，與統軍國母弟梁大王戰，大破之。憲營于天都山下，焚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統軍仁多，陵丁敗之，擒百人。遂班師涇原，總兵侍禁魯福、彭孫護餽，餉至鳴沙川，與夏人二戰，敗績。初，梁太后聞宋大舉，召諸將問策。衆皆請戰，獨一老將曰：不須拒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宋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宋師卒無功。五年，沈括請城古烏延城，以包橫山，使夏人不得絕沙漠。遣侍中徐禧，內侍押班李舜舉往議。禧請于銀夏宥之界，築永樂城，永樂依山無水泉，種諤極言不可。禧竟

城之賜名銀川砦禧等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永樂
 接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遂來攻禧自米脂來援夏兵
 號三十萬禧登城西望不見其際宋軍懼翌日夏兵漸逼禧
 以兵七萬陣城下坐譙樓執黃旗令下視吾旗進止夏人
 縱鐵騎渡河或曰此號鐵鷁子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否
 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聽鐵騎既濟震盪衝突餘兵從之禧
 師大敗將校寇偉李思古高世才夏儼程博古及使臣十餘
 輩士卒八百餘人盡沒李憲張世矩往援之夏兵至城門潰
 卒歸城者決水砦為道以登夏人反決之三萬人皆沒夏兵
 圍城數重晝夜血戰城中乏水鑿井不得泉渴死過半援兵

餽運皆為夏兵所隔夏人來講和景思義往夏人髡而囚之
 被圍浹旬夜半夏兵急攻城遂陷高永能戰沒禧舜舉運使
 李稷皆死於亂兵曲珍王湛李浦呂整走免蕃部指揮馬貴
 嘗死持刀殺數十人而沒是役也死者將校數百人士卒役
 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宋自熙寧用兵以來
 凡得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
 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不可勝計帝臨朝
 痛悼而夏人亦困敝夏都統昴星嵬名濟乃移書劉昌祚曰
 中國者禮樂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動止猷為必適于正若乃
 聽誣受間肆詐窮兵侵人之土疆殘人之黎庶是乖中國之

萬人易
 堡所謂
 骨易寸
 上也

體為外邦之所羞，昨日朝廷暴興甲兵，大窮侵討，蓋天子與邊臣之議為夏國方守先誓，出其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故去年有靈州之役，今秋有永樂之戰，然較其勝負與前日之議為何如哉？朝廷於夏國非不經營之，五路進討之策，諸邊肆撓之謀，皆嘗用之矣。知微幸之無成，故終於樂天事小之道。况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南有于闐，作我善隣，北有大遼，為我強援，若乘間伺便，角力競鬪，雖十年豈得休哉？每念天民無辜，受此塗炭之苦，國主見伐之後，夙夜思惟，為自祖宗以來，世事中國，禮文無或虧，貢聘不敢怠，而邊吏幸功上聰，致惑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存亾之機，發

不旋踵，朝廷豈不恤哉？至于魯國之憂，不在顓臾，隋室之變，生於玄感，此皆明公得於胸中，不待言而後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進儻言，闢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生民重見太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昌祚上其書，帝喻荅之。六年，夏人圍蘭州，已奪兩關門，鈐轄王文郁集死士七百，夜縋城而下，持短兵突營，遂拔去。五月，復來圍，九日，侍禁韋禁大戰，乃解去。禁亦死。閏月，遣使謨簡咩迷乞遇來貢，表曰：夏國累得西蕃征王子書，稱南朝與夏國交戰歲久，生靈荼毒，欲擬通和。緣夏國曾請所侵疆土不從，未便輕許。西蕃再遣使散八昌郡丹星到國，稱南朝語言計會，但當

夏人屢求
神者為歲
賜和布也

遣使賫表自令引赴南朝切念臣自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歲尤甚歡和不意儉人誣聞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因茲構怨歲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倘垂開納別效忠勤乃賜詔曰頃以權強敢行廢辱朕用震驚令邊城往問匿而不報王師徂征蓋討有罪今遣使造庭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已戒邊吏毋輒出兵爾其謹守先盟遂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其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三二里歲賜如舊七年正月圍蘭州李憲戰却之六月攻德順軍巡檢王友戰死九月圍定西城燒龕谷族帳十月入靜邊鈐轄彭孫敗之殺其首領仁多陵丁十二月攻清遠隊將白

是齋盜糧

玉李貴死之八年神宗崩夏人攻葭蘆供奉王英戰死七月遣丁拏嵬名謨鐸來奠慰十月夏國主母梁氏薨以刑部郎中杜紘往祭奠哲宗元祐元年二月遣使入貢五月遣鼎利罔豫章來賀卽位六月遣訛囉聿來求蘭州米脂等五砦蘇轍請因其請而與之司馬光言此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新開數砦皆是彼田今既許其內附豈宜靳而不與彼必曰新天子卽位我卑辭厚禮以事中國庶幾歸我侵疆今猶不許則是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興兵攻戰當此之時不得已而予之其為國家之耻無乃甚於今日乎若見小忌大守近遺遠惜此無

用之地使兵連不解必為國家之憂願決聖心為兆民計文
 彥博與光合遂從之七月秉常殂年三十六在位二十年廟
 號惠宗長子乾順立時三歲遣使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
 所得城砦待歸我陷民當給還遣金部員外郎穆衍祭奠二
 年正月遣樞密院都承旨劉奉世冊乾順為夏國主七月夏
 人攻鎮戎軍劉昌祚拒退之三年攻德靖砦米贊郝普戰死
 詔劉昌祚以涇原萬人駐德順軍熙河五千人駐通遠軍據
 秦鳳要害以為犄角夏人攻龕谷砦四年始遣使謝封冊稍
 歸永樂所獲人遂以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砦與之五年夏
 人來言畫疆界者不依綏州內十里築堡鋪而於外十里立

不與之地
 國入寇與
 之地亦人
 寇與之何
 也

封堠請作空地例以辨兩國界詔曰已諭邊臣如約夏之封
 界當亦體此冬攻蘭州之質孤勝如堡六年圍麟府三日殺
 掠不計鄜延都監李儀等盡沒七年攻綏德城以重兵壓涇
 原境留五旬大掠築壘于沒烟峽口游師雄請自蘭州李諾
 平東抵通遠定西通渭之間建汝遮納迷結珠龍三砦及置
 護耕七堡以固藩籬穆衍請城李諾平以控要害秦鳳都監
 康謂言夏之所以屢肆兵者以我勢分於隄備兵士未練而
 賞罰失當耳若擇銳結伍伺彼之動聚則先擊散則復襲則
 彼分而我聚以衆擊寡可得志也詔下其事于諸道八年復
 遣使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詔數其違順不常却之紹聖

用之地使兵連不解必為國家之憂願決聖心為兆民計文
彥博與光合遂從之七月乘常殂年三十六在位二十年廟
號惠宗長子乾順立時三歲遣使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
所得城砦待歸我陷民當給還遣金部員外郎穆衍祭奠二
年正月遣樞密院都承旨劉奉世冊乾順為夏國主七月夏
人攻鎮戎軍劉昌祚拒退之三年攻德靖砦米贊郝普戰死
詔劉昌祚以涇原萬人駐德順軍熙河五千人駐通遠軍據
秦鳳要害以為犄角夏人攻龕谷砦四年始遣使謝封冊稍
歸永樂所獲人遂以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砦與之五年夏
人來言畫疆界者不依綏州內十里築堡鋪而於外十里立

不與之地
國入寇與
之地亦人
寇與之何
也

封堠請作空地例以辨兩國界詔曰已諭邊臣如約夏之封
界當亦體此冬攻蘭州之質孤勝如堡六年圍麟府三日殺
掠不計鄜延都監李儀等盡沒七年攻綏德城以重兵壓涇
原境留五旬大掠築壘于沒烟峽口游師雄請自蘭州李諾
平東抵通遠定西通渭之間建汝遮納迷結珠龍三砦及置
護耕七堡以固藩籬穆衍請城李諾平以控要害秦鳳都監
康謂言夏之所以屢肆兵者以我勢分於隄備兵士未練而
賞罰失當耳若擇銳結伍伺彼之動聚則先擊散則復襲則
彼分而我聚以衆擊寡可得志也詔下其事于諸道八年復
遣使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詔數其違順不常却之紹聖

三年九月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五里十月忽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國主子母親督桴鼓縱騎四掠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破守兵二千八百人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皇城使張俞死之既還留書置漢人頸上曰夏國昨與朝廷議疆場惟有小不同方行理究不意朝廷改悔却於坐團舖處立界本國以恭順之故亦黽勉聽從遂於境內立數堡以護耕而鄜延出兵悉行平蕩又數數入界殺掠國人共憤欲取延州終以恭順止取金明一砦以示兵鋒亦不失臣子之節也延帥呂惠卿

乾順之母

上于樞密院而不以聞哲宗聞夏人來寇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一二砦須去果破金明引退四年涇原都鈐轄王文振率諸將破沒烟峽砦斬獲三千餘級夏人攻綏德鄜延將戰退之元符元年涇原折可適掩夏西壽統軍嵬名阿埋監軍妹勒都逋獲之二年正月國母梁氏殂遼遣使蕭德崇來爲夏人議和五月夏蘭會正鈐轄革瓦孃以部落降九月夏人來告國母哀因上表謝過詔夏主省所上表能抗章引慝已諭邊臣我疆彼界無相侵犯已而夏人出浮圖岔來戰供奉官陳告差使李燾死之閏月古邈川部族叛熙河將王愍率兵掩擊夏人數萬圍愍力戰敗之擒其鈐轄

不大敗不
述表

寇名乞遇統制苗履又戰於青唐峽夏人大敗遂遣令能寇
名濟等進誓表曰臣國久不幸遇時多凶兩經毋黨之擅權
累為奸臣之竊命頻生邊患增怒上心寡端既深理訴難達
幸凶黨伏誅稚躬反正遐馳懇奏陳前劓之所歸乞紹先盟
果淵衷之俯納故班詔而申諭獲貢誓以輸誠謹當飭邊吏
永絕爭端戒國人常遵聖化違約則凶劓再降背盟則基緒
非延約束事條恭依處分詔報曰爾以凶黨造謀數干邊吏
而能悔過請命祈紹先盟念彼種人均吾赤子措之安靜乃
副朕心嘉爾自新俯從厥志爾無爽約朕不食言自今已往
歲賜仍舊哲宗崩徽宗即位夏遣使來奠慰及賀即位建中

輸到底

靖國元年乾順始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
之蔡京秉政使熙河王厚招夏國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
厚上章云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不聽京責厚急乃遣
其弟詣保忠計還為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言保忠
縱不為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
京必令招致之夏人點兵延渭慶三路聲言假兵於遼三年
遼以成安公主嫁乾順四年詔西邊能招致者毋問首從賞
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州大加招誘乾順遣使巽請拒之又
殺其牧放者夏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執知廓州高永年又
攻湟州自是兵連者三年大觀元年始遣人修貢政和四年

十月夏環州大首領李訛噉遺其國統軍梁哆陵書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春廩既虛秋庾未積糧草轉輸例給空券方春未秋士有饑色若捲甲而趨徑擣定遠唾手可取定遠既得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闕地而藏之大兵之來不費斗糧可坐而飽也轉運使任諒知其謀募民盡發窖穀哆陵以萬人圍定遠既失所藏遂與訛噉歸夏乾順築臧底河城詔童貫為陝西經畧以討之五年春遣熙河經畧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畧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為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於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級秋

以靖夏城
易仁多泉
城是自屠
也

仲武王厚合鄜延涇原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王厚賂貫而匿之冬夏人以數萬騎略蕭關而去六年劉法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仁多泉城城中請降法受而屠之獲首三千級种師道以十萬眾攻臧底河城克之夏人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對面不覩乃潛穿壕為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宣和元年童貫逼劉法使取朔方法不得已引兵二萬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郎君率步騎為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朱定國力戰自朝及暮兵不食馬多

渴死法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盍朱峽守兵追之墜崖折足
 一卒斬其首而去是役死者十萬貫隱其敗以捷聞察哥見
 法首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常避其
 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梟首哉失在恃勝輕出不
 可不戒遂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餉道險澁自築城三歲間
 邠軍李明孟清皆為夏人所殺城欲拔察哥曰勿破此城留
 作南朝病塊仲武等趨救察哥已去而宣撫司受解圍之賞
 者數百人諸路所築城砦地皆不毛夏人所棄而關輔為之
 蕭條如察哥之言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不取貫令
 館伴強之持至邊境棄之而去邊將上之貫大沮欽宗即位

匪之以疲
 宋兵耳

金人狡詐
 如此

金人滅遼粘罕許割天德雲內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
 館之地與夏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夏人遂渡河取四軍
 八館之地陷震威城兵馬監押朱昭死之繼而金兀室以數
 萬騎陽為出獵奄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其地夏人請和金
 人執其使建炎元年金帥兀朮回雲中遣保靜軍節度使楊
 天吉約侵宋乾順許之遣通問使傅雱見金帥于雲中左監
 軍希尹以國書授雱為夏請熙寧以來侵地蓋彼既奪其地
 乃責償於宋以報之二年以謝亮為陝西撫諭使持詔書賜
 乾順諭和亮入關鄜延經畧使王庶遣亮書曰大夫出疆有
 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方夏人挫銳熙河奔北鄜

延秋稼未登。兵士困餓。閣下苟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雖未足盡雪舊耻。亦可驅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矣。亮不能用。遂由環慶入西夏。夏國主常以賓禮見使者。亮至乾順。乃倨見之。留幾月。始與約和。罷兵。亮歸。而夏兵已躡其後。襲取定邊軍。明年亮還行。在金帥婁宿陷長安。鳳翔隴右大震。夏人知關陝無備。遂檄延安府言。大金割鄜延以隸本國。敢違拒者。發兵討之。帥臣王庶檄報曰。金人初犯本朝。嘗以金肅河清界爾。今誰與守。國家以奸臣貪得。不恤鄰好。遂至于此。豈意夏國躬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擣興靈。方切寒心。不圖尙欲乘人之急。募府雖士卒單寡。然皆節制之師。

王庶可

左支右吾。尙堪一戰。果能辨此。何用多言。因遣諜問其用事。臣李遇。夏人竟不出。三年。知樞密院事張浚使川陝。謀北伐。欲通夏國爲援。奏請國書。復以謝亮使夏。迄不得其要領。而還。十月。環慶路統制慕洵降于夏。紹興元年。同州觀察副使劉惟輔。棄德順軍。輸欵於夏。夏人不受。詔以夏本敵國。毋復班曆。十一月。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始遣人通夏國書。二年。呂頤浩言。聞金夏交惡。夏國屢遣人來。吳玠軍中宜令張浚通問。以探其情。余覩謀結燕雲之人。圖女直。粘罕欲誅之。余覩遁入夏國。夏人以其兵少不納。七年。吳璘奏。西蕃三十八族。首領趙繼忠來歸。可扼西夏右臂。六月。乾順殂。年五十七。在

位五十四年，廟號崇宗。子仁孝嗣，詔胡世將與夏人議入貢。夏人不報。仁孝立小學于禁中，親爲訓導，釋奠尊孔子爲文宣帝。復建內學，選名儒主之。修鼎新律，置通濟監鑄錢，立翰林學士院，以焦景顏王僉爲學士，俾修實錄。二十九年，歸朝。宣宗聞言，夏怨金人奪其地，粘罕聚兵雲中以窺蜀。夏人謂將圖已，舉國屯境上。今誠遣辨士往說之，夏國必出兵，可爲吾聲援，以圖恢復。不報。金主亮犯四川，宣撫使吳璘檄西夏合兵討之。夏人聞金人南侵，以騎兵二千至蔡園川及馬家巉，禿頭嶺將分道入攻。吳璘命鎮戎軍守將秦弼說諭之。金兵敗，夏人乃還。乾道四年，夏國相任得敬以謀篡伏誅。淳

熙十二年，諜報故遼國大石牙林假道于夏以伐金。密詔利西都統制吳挺與制置使留正議之。紹熙四年九月，仁孝殂，年七十，在位五十五年，廟號仁宗。子純佑嗣。開禧二年正月，鎮夷郡王安全廢之而自立，遂殂。年三十，在位十四年，廟號桓宗。安全，乾順之孫也。嘉定四年，安全殂，年四十二，在位六年，廟號襄宗。宗室遵頊立，遵頊始以進士及第爲大都督府主。金衛紹王遣使冊爲夏國王。夏左樞密使萬慶義勇遣二僧賫蠟書至西邊，欲共圖金人。復侵地，制置使黃誼不報。金議徙都長安，遣元帥赤盞以兵宿鞏州。夏主畏其侵迫，遣樞密使甯子寧赴蜀，聞議夾攻秦鞏，聶子述飭將卒以待。時嘉

定十二年三月也。子述尋罷去。丁焞持議不可輕動。子寧遣使復申前說。且責我失期。宣闡安丙許之。十三年。子寧以師期來告。丙聞諸朝不待報可。遂大舉。師出無功。子寧率其衆歸國。十六年。遵頊自號上皇。傳位于子德旺。寶慶二年春。遵頊殂。年六十四。廟號神宗。德旺立。四年。殂。南平王覲立。二年。丁亥秋。爲元所取。國亾。夏之境土。方二萬餘里。其設官之制。多與宋同。朝賀之儀。雜用唐宋。而樂器與曲。則唐也。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口靈曰洪。曰峇。曰銀。曰夏。曰石。曰鹽。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曰永。曰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寧。曰樂。曰廓。

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甘涼之間。則以諸河爲溉。興靈則有古渠。曰唐梁。曰漢源。皆支引黃河。田有灌溉之利。歲無旱澇之虞。其民一家號一帳。男年十五爲丁。二丁取正軍一人。願隸正軍者。得射他丁爲負贍。負贍者。隨軍雜役也。無則許射正軍之疲弱者爲之。故壯者皆習戰鬪。而得正軍爲多。正軍一人。及負贍一人。爲一抄。餘號空丁。凡正軍。給馬馳各一。兵三人。同一幕。梁幕。梁織毛爲幕。而以木架之。有砲手二百人。號潑喜陟。立旋風砲於橐駝鞍。縱石如拳。得漢人勇。者爲前軍。號撞令郎。若脆怯無他伎者。遷河外耕作。或以守。肅州有左右廂十二。監軍司。總計軍兵五十餘萬。別有擒生。

十萬興靈之兵精練者又二萬五千別副以兵七萬爲資贍號御圍其內六班分三番以宿衛每有事于西則自東點集而西于東則自西點集而東中路則東西皆集用兵多立虛砦設伏兵包敵以鉄騎爲前軍乘善馬重甲刺斫不入用鈞索絞聯雖死馬上不墜遇戰則先出鉄騎突陣陣亂則衝擊之步兵挾騎以進戰則大將居後或據高險其人能寒暑饑渴出戰率用隻日避晦日資糧不過一旬弓皮弦矢沙柳簞惡雨雪書舉煙揚塵夜篝火以爲候不耻奔遁敗三日輒復至其處捉人馬射之號曰殺鬼招魂或縛草人埋於地衆射而還篤信機鬼尙詛祝每出兵則先卜卜有四一以艾灼羊

胛骨以求兆名炙勃焦二擗竹于地若揲著以求數謂之擗筭三夜取羊焚香祝之又焚穀火布靜處晨屠羊視其腸胃通則兵無阻心有血則不難四以矢擊弓絃審其聲知敵至之期與兵交之勝負及六畜之菑祥五穀之凶稔俗皆土屋惟有命者得以瓦覆之論曰拓跋氏考諸前史可見也自赤辭納欵於貞觀思忠著節于咸通夏雖未稱國而王其土久矣子孫歷王五代宋興太祖卽西平王加彝興太尉德明在祥符間已追帝其父逮元昊始稱帝厥後因之與金同亾繫其歷世二百五十八年雖嘗受封冊于宋未嘗有臣順之寔也元昊結髮用兵凡二十年無能折其強者乾順建國學設

弟子員立養賢務仁孝尊孔子為帝又置宮學自為訓導亦

有志於用夏變夷矣

平壤嘗受其冊書宋末并其國則之

無孫開江版帝其父數元

美子孫登王臣外宋興

賴離姓其貞雖思忠蕃滄于

道亦命律辨以其賢之備日

文與與其交之無負又六寄

賦限其無用亦休血限不

美三寄如羊焚香師之

神骨以未非冷天

二冊并

以宋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